

孟子精神節目榮獲孔孟學會頒獎鼓勵

孟子精神

◆孟子精神◆

召集人／羅宗濤

作者／李威熊、傅佩榮、董金裕、方俊吉
何保中、高大成、游思芳

发行人／武士嵩

发行所／華視文化事業公司

總經理／金永祥

總編輯／金開鑫

執行編輯／鄭宜媛

封面設計／趙姿昌

美術編輯／王美惠

校對／丁潤民

國際書碼／ISBN：957-572-016-4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〇二七九號

地址／台北市光復南路一〇二號十一樓

郵撥帳號／第一二九〇〇六〇一三號

排版／極翔電腦排版企業有限公司

印刷／台彩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初版／中華民國八十年十月一日(第一印)

定價／一八〇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孟子精神

華視文化公司印行

序

孟子所處的時代，是「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的時代。這時，王綱解紐，諸侯力征，思想言論也極為紛雜。這又導致了「庖有肥肉，廩有肥馬；民有餓色，野有餓莩」經濟上的貧富懸殊。由於人類殘餘的獸性蠢動起來，以致生活環境幾乎成為「人將相食」的悲慘世界。

舉世滔滔，而孟子卻以高度的自覺，卓然特立，以發揚儒家人文精神的道統為終極關懷，樹立了中國知識分子的風骨。孔子云：「士志於道」，即已確定「士」是基本價值的維護者；曾子更引申師說云：「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這激發了孟子「舍我其誰」的豪情。並經由言行，將此精義發揮得淋漓盡致。在漫天迷霧之中，孟子撥雲見日，通過人禽和義利之辨，而重現人性的光輝——性善，他認為人可以為堯、舜、禹、湯。

孟子認清當時孔子之道不著，是由於「邪說誣民，充塞仁義」的緣故，而根源則在於楊朱的極端個人主義和墨翟的極端集體主義泛濫成災，因此他力闢楊、墨。同時

羅家謙

他也將倚仗權勢以圖私利的政客痛加撻伐，認為翻雲覆雨的公孫衍、張儀是沒有獨立人格的政治動物，並且指出那些不擇手段以求富貴利達的人，只是令妻妾蒙羞的可憐蟲。

孟子提倡仁義，他說：「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他期許上君子要做「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他不但在當時維持道統於不墜，更為後世知識分子開闢出一條人文大道。他那「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的名言，不是引發了千載之下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壯志嗎？

在今天，「孟子精神」仍然是我們生命的明燈，指引作為「社會良心」的知識分子，應該超越於個人或集體的私利之上，努力擴充自己固有的善端，為兆民，為歷史，為天地負責，這樣，我們的生命才能充實而光輝。

目錄 —— 孟子精神

序	羅宗壽	2						
梁惠王上：								
活出生命的情調								
君子的快樂方式								
孝悌是國家興盛的根本之道								
「愛心」是化解怨仇最偉大的力量								
革除消極思考								
「推恩」——一體感的呈現								
真正的知識分子，絕不因為物質								
條件而動搖自己正確的信念和原則								
梁惠王下：								
安心的妙術								
公孫丑上：								
獨樂與衆樂								
無好小勇								
以萬民之心為心								
立身處世的邏輯								
判斷與選擇								
殘滅必敗亡								
唯有自主才能自救；唯有自強								
才能自保；唯有自助才能人助								
積善之家有餘慶								
38	36	34	32	30	28	26	24	22

揠苗助長

知言的重要

以德服人

自求多福

仁心與仁政

擴而充之

檢討改進

與人為善

公孫丑下：

天時、地利與人和

君子不可以貨取

無力與懈怠

不惡而嚴

有過則改

舍我其誰

滕文公上：

讓地球永遠美麗

68 66 64 62 60 58 56 54 52 50 48 46 44 42 40

「民主主義」古典版

全力演出

自我的提昇

滕文公下：

擁有坦然的人生

切莫變賣忠義

「是什麼」與「有什麼」

「無形」不是「沒有」

重視精神環保

即刻起步

見義勇爲

善用理智判斷

離婁上：

人治與法治

國家的災害所在

反求諸己

重視根本

98 96 94 92 90 88 86 84 82 80 78 76 74 72 70

自尊自重

爲民與利除弊

離婁下：

尊卑平等相待

不爲似是而非的事情

有守有爲

適可而止

水的啓示

人禽之辨

存善改過

各盡己力

行己有恥

萬章上：

大孝終身慕父母

民意就是天意

天與命

128 126 124 122

120 118 116 114 112 110 108 106 104 102 100

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
萬章下：

高風亮節的伯夷、叔齊

孔子是最合時宜的聖人

以德相交遼

貴貴尊賢

不是爲貧窮而做官

義是路，禮是門

該與什麼人爲友

告子上：

內在的趨力

求則得之

且旦而伐

專心是學習要領

魚與熊掌

自覺可貴

杯水車薪

158 156 154 152 150 148 146 144 142 140 138 136 134 132 130

告子下：

人皆可以爲堯舜

眞正的孝順

以仁存心

以誠爲堅

天降大任

生於憂患

盡心上：

天人之際

如何事天

智慧與命運

求與得

豪傑之士

良知良能

君子有三樂

教育之道

登高望遠

行爲不可偏執

徹底的實踐

成聖之途

盡心下：

行動勝於言談

民貴君輕

去除茅塞

充實之美

自重的心態

作者簡介

182 180 178 176 174 172 170 168 166 164 162 160

206 204 202 200 198 196 194 192 190 188 186 184

活出生命的情調

孟子曰：「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到了魏國，與魏國的國君惠王剛一見面；惠王就衝口問道：「老先生，你不嫌路遠而到這兒來，大概是有什麼利於我們魏國的好法子吧？」孟子聽了就對他說：「您何必要說『利』呢？不是還有『仁義』之道可以遵循嗎？」

惠王重利，部分的原因也是爲了謀求國家的富強，但是，眼中只有利，就太偏了。尤其做爲領導人物，臣子、百姓都以他爲表率，一旦君王的行事全以本身的利益爲著眼點，上行下效，地位高的和地位低的各自競逐利益的時候，一定會互相衝突，而爭奪不斷。這麼一來，君王、臣子、百姓，不但誰也得不到好處，社會秩序反而因此大亂，徒然造就了一個對誰都沒有好處的「新蠻荒世界」，豈不是捨本逐末？

孟子提出的真正良方則是「仁」與「義」，他說「沒有一個講仁的人，會拋棄親人；也沒有一個講義的人，會把君主丟到後頭啊！」的確，人與人之間如果有一種「仁義關係」，他們必定彼此關愛、互相照顧，不僅大家都可以生活，而且這才能夠活出「情味」、活出「意義」。這樣，所謂「利」才能成立，所以《易經》說：「利者，義之和」。

生命的重心可以安置在兩個截然不同的地方，一是私利，一是仁義。如果安置在私利上，就難免不變成一個唯利是圖的人，他的形體寄存於人羣而心靈卻無異於其他動物；反之，如果我們把生命的重心安置在仁義上，才可能真正朗現人類的尊嚴。

曾經有人嘲諷的說：「人類是唯一『會』臉紅的動物——也是唯一『該』臉紅的動物。」

「會臉紅」表示人類具有高貴的靈性，「該臉紅」則表示人類往往拋卻了這高貴的靈性，而甘心做個衣冠禽獸。

孟子提出仁義之道，不外強調兩點：一是強調身為人，就要有「人」的樣子；一是強調人要築起「重情」的人間世界，不要去開闢那「唯利」的殺戮戰場。（高大威）



君子的快樂方式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雁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孟子·梁惠王上〕

有一回，孟子去見梁惠王，這時候，梁惠王站在池塘邊，看著那些可愛的鴻雁、麋鹿，而問孟子說：「一個好的君主也會享受這種快樂嗎？」孟子回答：「只有好的君主享受得了這種快樂，不好的君主就算是有這些東西，也快樂不起來。」孟子並且舉了兩個對比的例子，說：周文王調集百姓去建造樓台、開鑿池塘，百姓都很高興，這是因為他能與民同樂的緣故，反之，在夏桀的時候，雖然有樓臺、池塘、珍禽、異獸，但由於他心中只有自己，沒有百姓，使得當時大家心中有了同樣的想法：「這太陽什麼時候才會滅掉啊！讓我們同歸於盡吧！」在這種情形下，夏桀當然想快樂也快樂不起來。

有一句大家耳熟能詳的諺語——「只許州官放火，不准百姓點燈。」孟子所提及的夏桀，正是犯了類似的錯誤，只顧自己享受，不管百姓生活，任他有再多享樂的設備，終究會激起民怨而丟掉原來的地位。

孟子並不反對在上位的人有一些外在的享受，他強調的是：在上位的人一定要與民同樂，才能夠真正享有這份快樂。

我們可以推而廣之，這樣的態度正是今天各團體高層人物應該具備的，不論他是富老闆還是做主管，都不能剝削下屬，只求一己生活的享樂。「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稍有良知的人，都不會自己大吃大喝，而把別人凍死餓死。

宋代的人文學家歐陽修的行誼則提供了一個正面的例子，從他的許多作品當中，像膾炙人口的《豐樂亭記》、《醉翁亭記》等，都透露出「與民同樂」的情致。這兩篇文章記述了他在滁州做官，和當地百姓一同徜徉山水之間的快樂，歡喜而熱鬧，歐陽修把滁州的一個新建的亭子命名為「豐樂亭」，按照他的說法是：「我慶幸百姓有豐收的快樂，並且喜歡和我一塊兒游玩！」這種快樂才是一個君子所企求的。

獨樂樂不如與衆樂樂，一個人最大的快樂原是建立在衆人的快樂上啊！（高大威）



孝悌是國家興盛的根本之道

「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孟子·梁惠王上）

重視孝悌的教化，是使社會祥和、國家興盛的根本之道。

在梁惠王篇兩度出現，也可以說是孟子在他的施政理念中，所強調的「教化的問題」。我們都知孟子的施政理念，是在追求行「仁政」的「王道」境界為目標。其間，他認為「使民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也就是說：行王道政治的第一步，不但要使人民的現實生活，不會有憂慮，甚至於連身後的喪葬問題，也都不必牽掛。當老百姓的生活都已安定無憂之後，緊接著，便是強調教化的問題了。因此，就在梁惠王篇裡，我們便可發現他老先生，分別對齊宣王與梁惠王都提出了同樣的建言——「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這段話的意思是：當

人民生活毫無牽掛了之後，便要重視學校的教育，強調子弟們要懂得孝敬親長，友愛兄弟的道理。如此一來，那些粗重的工作，年輕子弟們就不會推給長者去做，這樣自然在道路上，我們也就看不到有頭髮斑白的長者在幹糧活了。

孟子這種「富民而後教之」的施政理念，可以說是千古不變，放諸四海皆準的金科玉律。尤其有關教育的法則當中，特別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他所強調的是「道德教育」，也就是「人格教化」，而不是「知識教育」的問題。

的確，教育的精神，應該以「人格教化」為首務，「知識」的充實，則等而次之可也。試想，一個了解「孝悌之道」的人，即使他的知識程度稍遜，也還不致危害社會國家。相反的，一個有學問的知識分子，如果沒有培養健全的人格，那問題可就麻煩了。朋友！今天我們的民生可謂相當富裕了，我們的社會正需要推展到「富而好禮」的境界。我們能夠不重視了弟們的「人格教化」嗎？而教化的問題，除了學校之外，還得靠每個家庭以及廣大社會的配合，您說是嗎？（方俊吉）



「愛心」是化解怨仇最偉大的力量

「仁者無敵。」（孟子·梁惠王上）

有一天，梁惠王為了自從他主政以來，連續挫敗於齊、秦、楚等國，以致喪權割地，子弟傷亡無數，因而感到奇恥大辱，急想報復。於是，向孟子請教雪恥之道。孟子的回答，並非提供堅甲利兵、窮兵黷武的方法。倒是鼓勵梁惠王從「行仁政」、「重教化」的根本之道著手。最後，孟子歸結了一句話，那就是——「仁者無敵」。

為甚麼說「仁者無敵」呢？這首先我們應該先了解，所謂「仁」到底是甚麼？論語顏淵篇記載：有一次孔子的學生樊遲向孔子請教所謂「仁」是甚麼？孔子很明快地答說：「愛人。」此外，孟子也會說：「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有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

之」、「見於離婁下篇」。所以我們可以簡單地說：「仁」，是人類愛心的充分表現。具體一點說：「仁」，是一種「關懷」與「包容」別人的心境；是一種「犧牲」與「奉獻」的行為表現。它是儒家所認為最崇高的道德境界。

試想，一個人在待人處事上，除了自己之外，也能站在別人的立場設想一下，時時記得多關懷他人、包容他人，處處多想能為別人做些甚麼？這麼一來，不但能化解人我之間許多不必要的仇恨，讓別人感到溫馨，從而也能引發對方「愛心」的回應，使自己感到愉悅。這是一種良性循環的效應。套句佛家的話說，就是所謂的「因果關係」。

反之，假使一個人經常為了一小丁點的事，就抱怨在心，動不動就怨氣沖天，似乎全天下的人都對不起他，滿腦子就想著怎樣去算計、如何去報復。如此一來，非但自己的日子不好過，更會落得冤冤相報的下場。於是整個社會便充滿了暴戾之氣，永無寧日了。

總之，「愛心」可以說是一盞能照亮別人，同時也溫暖自己的明燈。不是嗎？只要我們心中有「愛」，這世間哪還會有解不開的恩怨和仇怨？（方俊吉）